



找记者 上壹点

A11-12

齐鲁晚报

2020年10月9日

星期五

思 / 想 / 光 / 华

文 / 字 / 魅 / 力

□编辑：孔郭传靖

## 金月光

□温涛

从工作至今,我第一次回老家待这么久,在庚子年的秋天。

庚子真是个独特的年份。春天的时候,我们换了新家,搬家都是跟妻子一点点自己来。夏天的时候,我意外查出了肿瘤,先后做了三次介入治疗。这件事一直没有跟老妈说,每次打电话,我也就报喜不报忧,几句话应付过去。

转眼到了9月份,起了思乡之情,就想无论怎样还是要回家看看,毕竟疫情闹了这大半年,也一直没回去看望老妈,本来说暑假回去的。

因为药物反应影响胃口,身体瘦了不少。回到家老妈一眼就觉察了,问我怎么这么瘦。我说胃炎影响胃口,没再多说啥。老妈也没再多问,但眼神里满是心疼。

就这样开始了在老家的“休假”生活,而老妈则启动了新的忙前忙后模式,换着法地做好吃的,今天饺子,明天混沌,后天大包子……各种“妈妈牌”的饮食花样翻新。我的胃口也慢慢好转,老妈包的大包子,我一顿能吃俩。

时值秋收,老妈还惦记着地里的农活,但年届古稀的她,体力大不如前,腰腿疼的毛病天天犯。老妈不服老:咋这么不中用了呢!

每天晚饭后,收拾完家务,母子俩也会坐在炕上聊聊天。

说起当年上学带干粮的事情。上完小的时候,都是自带干粮。切块馒头用手帕或者蚊帐布包着,带到学校食堂,中午加热。菜也是自带,一般都是妈妈给切的腌萝卜条,加点辣椒油。有时候家里剩了米饭,第二天也会加点油、盐炒炒,用饭盒带到学校去当午餐,算是改善生活了。那时候干粮从食堂抬回来经常丢了,还要到邻班去找。上高中的时候,每个月回家一次,妈妈也会给蒸一些咸菜干带着。说到这些的时候,老妈突然感叹:你小时候跟着我和你爸,也没过上好日子……

说起当年老妈给做的第一套西服。那应该是上大学前吧,老妈自己扯了布,找人给做了一套西装。大年三十的时候,我穿上臭美,照镜子,老爸说了句类似“傻乎乎”的话。想起来,娘儿俩都说老爸思想保守。转眼他也离开我们十年多了。

娘儿俩聊的这些过往的片段,都藏在记忆的深处,想起来如在眼前,却让人笑中含着泪,甜里带着酸。

我也给老妈说说儿子的情况,说他今年幸运地摇号中签上了所好初中,开学后适应得不错。当奶奶的,跟孙子见面的机会并不多,听到孙子的事,或者通通电话,她都高兴得很。

只是年届古稀的老妈,听力也开始下降,有时候声音小了,她就听不清了。时光啊,你走得太快了。

有一天,老妈说:你刚回来那几天,说话都没有力气,吓坏我了。转而又说:这阵子你终于胖点儿了,脸色也好了。

其实,什么都瞒不过她的眼睛。

村里的大道终于赶在中秋节前修通了。这几天晚饭后我都跟老妈去路上走走,从村里走到村头,再从村头走回来。我们有时候说说话,有时候什么也不说。八月十五的晚上,没有看到月亮。八月十八的晚上,我们看到了一轮金月亮,甚至映亮了崭新的路面。往回走的时候,老妈说:我的个头只到你的肩膀这儿呢。村里的路灯,把娘儿俩并行的影子拉得长又长。

汪曾祺先生说:家人闲坐,灯火可亲。

对我来说,今秋灯火尤可亲。而那淡淡的金月光,更是暖心怀。



## 回乡偶拾

双节相逢,八天假期,回到家乡是许多人毫无悬念的第一选择,哪怕路途迢迢,哪怕拥堵早在意料之中,他们还是遵从内心的渴望,回到那个亲人所在之地、精神栖息之地。就像人们所说,一个人一辈子都走不出家乡。无论是家人闲坐、灯火可亲的亲情,还是几块地瓜、一把红枣的乡情,无论是把酒话桑麻的闲适,还是重温旧时光的怅然,这一切,都将装入离乡的行囊,以待未来的日子里慢慢咀嚼、回味。

摄影:温涛

## 枣为媒

□吴伟岳

中秋节,我去乡下看望表哥表嫂。车行至山前,我让车拐进了盘山小路。挂满了红枣的枣树一棵棵迎窗而来,路边树枝上的枣儿调皮地敲打着车窗,热情地打着招呼。我让车停下来,下车蹒跚地走了几步,伸手摘下几颗鲜枣,选了一个红中带青的枣儿放进嘴里,轻轻嚼了几下,那甜中微酸的枣汁直沁心脾:还是那个味儿。我向半山腰望去,上世纪50年代中期的一幕幕景象,如电影一般又浮现在我的面前。

一片片枣树依着山坡的地势,散落生长在山坡向阳一侧,粗糙皲裂的树干上,倔强地向四下伸展着果枝,一条条细小的枝杈被一簇簇、一串串红透了的枣儿压得下垂着,下层的枝条几乎着了地。树下,一个穿着白粗布对襟短袖的青年正举着一根三米来长的白蜡杆子敲打着树梢枝头的红枣,每打一下,枣儿便穿透枝叶落在地上的毛蓝印花床单上。床单上已落满了厚厚的一层枣儿。这个青年,便是我的二表哥。他小名二憨,小他几岁的同辈都喊他二憨哥。表哥家弟兄多,每到秋季,他就到外村打工,不仅省下每天饭食,还能挣点零钱。这时,身穿方格洋布褂、扎着长辫的枣花姑娘右手挎着篮子,左手提着汤罐,哼着小曲,沿着蜿蜒的山路上山来了,直走到二哥打枣的树下,在一块平整的石头上摆好碗筷,端出半碗辣椒炒鸡蛋,拿出两个碗口大的白面蒸馍,喊了声:二憨哥,吃饭了。枣花家和二哥家邻居村,相距只有八里路。她父亲去世早,母亲拉扯着她和十多岁的弟弟,种着山前沟旁的三亩多地,经营着这一片枣行,日子过得还算殷实。二哥已连续两年来帮她家打枣了。枣花娘是个精明能干的乡村妇女,看着二哥忠厚实在,临走,除了多给几个打工钱,还要送一口袋红枣,让二哥扛回家去。二哥这时便会放下打枣杆子,拍拍身上落的枣叶碎屑,在衣服上搓搓手,走到树下,挑几个又大又红的枣子给枣花:你尝尝这几个,这棵树上的又脆又甜,还带点酸味。枣花伸手接过,说了句:我自己会揪。说完,脸就红了。

第三年收完枣后,二哥家托媒人到枣花家提亲,枣花娘爽快地答应了。秋后,二哥和枣花成了亲。花轿进村后,我带着火把给新媳妇燎了轿,还掀开轿帘子,朝蒙着红绸

顶子的新媳妇身上撒了几把麸子。晚上闹新房时,我和几个小伙伴把二哥扛回来的红枣和他种的花生撒满了新床,边撒边喊:枣(早)生、枣生,枣花的儿子叫枣生。枣花嫂子羞得用手捂着脸,咯咯地笑。

转眼六十多年过去了。汽车从山间小路转回到村间公路。附近几个村庄尚未搬迁,乡亲们仍生活在这里,守着祖辈留下的山水田地,守着几辈人的农耕记忆。车进村后,只见八十多岁的二哥坐在街边石碾旁。我赶紧下车,差点摔倒。二哥眯着眼,认出是我,眼里含着泪花,嗫嚅着说:兄弟,是你呀!快回家,快回家,你二嫂在家呢。

进了家门,院中的那棵枣树还挺拔地立在那里,树枝上还稀稀落落地挂着一些红枣。这棵树是枣花嫂过门的第二年春天从娘家移来的。那年秋后,枣花嫂怀孕了,还坚持在树下支鏊子摊煎饼,后来早产生下一男孩,果真起名枣生。直到枣生上学,老师才按辈分为其起了大名昭胜。现今,侄儿昭胜也当上爷爷了,从教师岗位上退休,在城里和儿孙一起生活,几次动员二哥老两口去城里过,可他们固执地守着这老宅老院,守着这一方水土,只图自己能在村里出生、在村里逝去。

院里的老房子经过翻新,窗明几净。枣花嫂坐在堂屋门前,戴着老花镜做着针线活,映着秋天的太阳,脸上虽有了皱纹,肤色却仍然白皙红润。二哥进门就喊:老太婆,看看谁来了?枣花嫂隔着眼镜片,两眼眯成一条缝,啊呀一声:我的大兄弟,你怎么来啦?随手搬过一个板凳让我坐。我这才看到,门东香台子周围,摆放着如今已很难见到的墨斗、刨子、凿子、手锯等。枣花嫂还没等我坐下,便拉着我的手唠叨起来:听说快搬迁了,你二哥又拾掇起老手艺,打几个板凳,说是住楼时好坐。这不,我趁着天好,缝几个坐垫。然后又招呼我们到屋里坐。枣花嫂用小竹筐盛出满满一筐鲜枣,说:这是咱院子里枣树结的,快尝尝,有年头没吃上了吧?

哥嫂边忙活边和我聊天。我们从六十年前的枣行聊起,一件件、一幕幕,无不围绕着数代往事数代情。绕来绕去,又回到这老宅老院,品着筐里的红枣,聊着陈芝麻烂谷子的往事,守着儿孙满堂的当下,不可避免也唠叨几句未来。久违的平和、温馨的气氛洋溢在这美好的农家小院。